

大会

1979 年 11 月 19 日 星期一

第三十四届会议

上午 10 时 30 分 举行

正式记录

纽约

目 录

	页次
议程项目 21:	
塞浦路斯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续)	1501

主席: 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议程项目 21

塞浦路斯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 (续)

1. 高西先生 (马耳他): 1974 年发生的外国武装干涉给塞浦路斯造成的伤口现在已不再大量流血了。我们能为此而感到某种安慰, 这的确是本大会勉强承认的一种不正常现象。但是我们同样必须承认, 那次创伤并没有痊愈, 伤痛从未停止过。

2. 这个似乎平静的地中海岛国, 面对它的难以接受的困境, 仍在流着痛苦失望的眼泪; 在它需要的时刻, 它仍在向大会呼吁提供援助, 希望有个自由的新开端, 以消除不幸的过去所带来的影响。六年来, 在寻求进步的道路中, 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和持久的耐心。正如塞浦路斯外交部长在上周的发言中所表明的那样, 他们坚持寄予信任和希望的正是本组织。

3. 作为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兄弟岛国, 马耳他一贯积极地尽力响应他们要求给予声援的呼吁,

并将在所有我们可以参加的论坛中继续坚持这一立场。

4. 即使我们批评过去的任何不慎行为, 那些与我们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也会体会到, 我们的动机只是使塞浦路斯恢复一个民族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即独立、统一、经济发展及和平, 以及使这个岛国的各邻国之间建立和睦关系。

5. 塞浦路斯的和平不仅仅是塞浦路斯两族人民的权利; 和平将给该岛的紧邻带来同等的利益。如果这一地区性合作按照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¹所设想的进程发展, 那么它对整个地中海地区将是必不可少的。不然, 这种过分渲染的进程只能成为一种幻想, 一种主观想象的徒劳之举。

6. 马耳他代表团过去已经说明了它对这一问题的全面看法。今天, 我们所寻求的只是对自从我们上次讨论这一问题以来的 12 个月里所取得的进展, 或者更准确地说, 对缺乏进展作出估价。对我们在这里参加本届大会的国家来说, 那一段时期只是代表过了一段时间而已。但对塞浦路斯人民来说, 那却是继续遭受痛苦的一年, 是合理的愿望被否定的一年, 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一年, 是眼睁睁看着国家被分裂的一年。

7. 去年我们在回顾往事时曾敦促塞浦路斯两族进行认真的努力去展望比较美好的未来, 而不要老是回首痛苦的过去。今天我再次重申这一强烈的呼吁。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我们还强调指出, 任何卷入塞浦路斯问题的外部国家都有责任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而缓和紧张局势, 而不要去加剧过去的不和。尤其是非法占领该岛的外国军队应当撤出, 强行造成的人

口结构的变化不能再继续了。如果岛上全体居民的迁移自由遭到剥夺，那么，这显然会危及这个小岛国的经济前途。早就应该开始减轻由于战争而失去家园的难民的艰难困苦了。

8. 这些必不可少的步骤没有一项得到充分的实行，实在令人遗憾。这些步骤仍是必不可少的，因而实行这些步骤也就变得更为紧迫了。在本届大会上，我们必须对形势作出评价并提出适当的建议。

9. 尽管秘书长作了坚持不懈和专心致志的努力，但是他的报告清楚地表明，事情缺乏进展，不禁令人悲叹。在他的报告中，我们会经常读到诸如“没有达成思想上的一致”、“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之类的句子。归根到底，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的这些话：

“……这次机会象过去多次出现的其他机会一样没有完全抓住，在维持和发展已经出现的势头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A/34/620和*Corr.1*，第29段〕。

10. 在人民受苦之时，顽固不化使进展遭到挫折，这的确是个极大的遗憾。然而，更为遗憾的是，这种只能带来更大仇恨的顽固态度正式受到岛外的鼓励。转载于文件A/34/683的11月14日的信中所表达的那种对联合国的态度，是极其令人遗憾的。

11. 然而，取得进展的希望还是有的。秘书长仍然可以进行斡旋。联合国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仍是基本的指南。如有必要，还可以利用安全理事会的力量。当然，不能以目前的形式来设想无限的未来；大家都承认变化是必要的。

12. 就我对塞浦路斯问题演变理解，我认为在塞浦路斯上族的思想中有一个根本性的阻碍进展的主要障碍。正象他们所争辩的那样，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塞浦路斯占少数的土族人在考虑充分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时所关切的。这种真正的关切过去导致塞浦路斯继承了一部复杂的宪法，立宪的律师们往往把这一宪法说成是难以实施的。结果，人们不时绕过宪法的条款，这自然引起更大的忧虑。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导致外来的武装干涉。猜疑所带

来的后果迟迟不能消除，而且由于那些往往被人断章取义引用的激烈言论而更形严重，这便进一步加深了两族之间的互相猜疑。

13. 但是，一旦人们承认这一因素并对其进行考虑，而且如果不存在其他不可告人的动机的话，那么不应该找不到一种解决办法。无疑不能声称制订一部可行的宪法是人的才智所不及的，这部宪法将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同时又能不仅为保护这些权利而且为塞浦路斯的永久独立提供必要的保证。如果这个阻碍进展的主要障碍得到排除，那么就其他问题举行的谈判就会迅速取得成果。在这方面，联合国应该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14. 但是，如果继续企图在刺刀的阴影下，通过违背多数人意愿的强行改变人口结构的做法来持久和人为地分裂这一岛国，那么紧张局势自然会到处出现，并在现在和将来给这个岛国及其邻邦带来潜在的令人极其惊恐的后果。

15. 在本届大会上，我们决不能让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不论这种分歧多么难以解决——使人们看不清在广大的领域存在着共同利益。很明显，如果捉摸不定的局面继续长期存在，经济的繁荣就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而且两族之间的关系以及邻国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在对抗的气氛中取得进展。

16. 无论是该岛上的本土居民还是国际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接受通过武装干涉强加的人为的解决办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正确基础已由大会作了清楚的阐明，并且从1974年以来已多次得到安理会的认可。安理会的强制性决议必须得到执行。

17. 既然我们迄今未能以我们所用的方法取得预期的进展，我们就必须寻找新的途径来促使产生结果。首先，秘书长的授权应该得到赞同、加强和安理会及大会的最充分的支持。建立实现调查委员会或者进行独立的斡旋的可能性，可以看作是旨在协助秘书长工作的一种补充努力。应该任命一名双方都能接受的联合国特别代表，由他来为两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考虑彼此都能接受的人权保证，以便减轻对少数民族的偏见。但是，当然不应宽恕进一步的拖延。

18. 最有助于解决这一僵局的办法，就是这一问题的有关各方自发作出大度的姿态。塞浦路斯总统提出使这个岛国非军事化的建议²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姿态。他所提出的建议应该受到鼓励，因为不论对内还是对外，其潜在意义都是非常大的。如果能在提出这一建议的同时，对难民问题实行人道主义的缓解，并撤出驻扎在该岛部分地区的外国军队，那就会为取得真正有意义的进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19. 反之，时间越是流逝而又毫无进展——这里的进展是指真正的进展，而不是进展的假象——就越难找到一种持久的解决办法。塞浦路斯人民等待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他们的耐性是值得称赞的，但绝不是永久的。

20. 马耳他代表团对所提出的决议草案的态度，将根据这些一般性的考虑来确定。

21. 费尔南多先生（斯里兰卡）：正如大会所知道的，自从 1974 年的对塞浦路斯共和国产生影响的那些悲剧性事件发生以来，联合国内的一些不结盟国家在联系小组内一直尽力与一切有关方面进行商谈并提出一项决议草案供大会审议。这一小组对塞浦路斯上族所关切的问题及面临的困难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并且为在最大可能的限度内接受其意见作了认真的努力。自 1976 年以来，斯里兰卡一直参与这个小组的努力。

22. 不结盟运动自从过问这一复杂问题以来，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和不结盟地位，并且在最近结束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这些国家元首们在表示支持 1979 年 5 月 19 日在尼科西亚达成的 10 点协议〔同上，附件五〕的同时，又重申了下述内容：

“……这次会议重申它对不结盟运动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塞浦路斯的人民和政府的声援和全力支持，并要求尽快执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尤其是大会一致通过的第 3212 (XXIX) 号决议，该决议又由安理会在其第 365 (1974) 号决议中加以认可。”〔A/34/542，附件，第一节，第 197 段〕

23. 第六次会议还对塞浦路斯部分地区仍处在外国占领之下这一状况表示痛惜，并要求所有的外国军队尽快无条件地撤出，停止对塞浦路斯内政的一切外来干涉。〔同上，第 199 段〕。会议进一步要求塞浦路斯两族的代表按照 1979 年 5 月 19 日的 10 点协议，以注重实效的方式立即恢复会谈〔同上，第 198 段〕。关于这一点，我很高兴代表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所作的耐心努力表示热烈的赞赏，他一直在为两族代表的谈判进行斡旋。今年 5 月，正是在他的支持下才有可能经过深入细致的谈判最后定下那 10 点协议。

24. 尽管有那个 10 点协议和联合国的一系列决议，其中包括一些一致通过的关键性决议，但是仍未找到办法来解决处于动乱中的塞浦路斯岛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当然这里涉及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要贯彻执行有关的联合国决议和 10 点协议也不是一件一夜就能实现的事情。塞浦路斯问题有许多复杂的方面——如外国军队问题、难民问题、失踪人员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目前正在岛上进行的非法改变人口结构的各项活动问题、宪法方面的各种问题以及领土问题等等。

副主席古里诺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行主席职务。

25. 秘书长本人在他的报告中表示，尽管 5 月 19 日在尼科西亚会议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

“……但是这次机会象过去多次出现的其他机会一样也没有完全抓住，在维持和发展已经出现的势头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见 A/34/620 和 Corr.1，第 29 段〕

26. 开始谈判是一件首先要由塞浦路斯两族来处理的事情，但是在没有以任何方式暗示要干涉这件事的情况下，联合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也有义务和责任帮助、鼓励并在必要时甚至促进这一整个问题的解决。

27. 这个项目留在我们议程上的时间已经太长了，并且因此而给塞浦路斯人民带来苦难、混乱与艰难困苦，同时也严重影响地中海地区的稳定以及总的

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斯里兰卡在代表我们与之有极为密切关系的同样是不结盟的国家发言时要表示，它不愿意看到外国卷入这个问题。

28. 使我们特别感到关切的是，每年当涉及关于执行联合国已经作出的决定的执行部分段落时，本组织都未能采取积极的行动，这样塞浦路斯问题便加入了其他未得到执行的决议的行列，成为联合国无力贯彻自己决议的证据。

29. 在某种意义上，这使人们对联合国作为一个主张正义、自由、独立的有效机构的可靠性产生疑问，尽管我们一直把联合国看作是解决国际问题的唯一真正的论坛而寄予无比的信任。使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塞浦路斯两族会谈未能取得进展。我们并不想责怪这一方或那一方，但是由于会谈陷于停顿，致使整个问题的解决受阻，外国军队继续占领着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我们对此表示不满。外国武装干涉永远不该是解决争端的方法，我们的这一立场是不会改变的。

30. 因此，同不结盟的联系小组其他成员一道，斯里兰卡强调指出，我们主要的努力方向应当是执行大会和安理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在秘书长的报告中，他概述了他为实施大会决议的条款，包括关于撤出外国军队、改变人口结构、难民返回家园和人道主义援助的条款所作的努力。然而，他最后说：

“由于双方都未准备好指派第33/172号决议中所规定的代表，所以我不能进一步为贯彻这项决议进行工作。”〔同上，第26段〕

31. 因此，将于今天早些时候介绍的决议草案A/34/L.40提议，如果到1980年3月两族的谈判还不能在1979年5月19日协议的基础上取得进展，就应该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我们认为，这样一个与秘书长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并应其要求与之合作的委员会，应该提出措施以确保大会一切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得到实施。所要采取的确切步骤和行动当然应该经过认真的磋商。目前，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补充，只是想重申一下，我们坚决支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统一和不结盟地位；1979年5月18日至19日在秘书长主持下于尼科西亚举行的高级会

晤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的第8点对这些理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与不结盟地位应该得到充分保证，反对把塞浦路斯整个或一部分与其他任何国家合并，反对对塞浦路斯进行任何形式的分治和分离。”〔同上，附件五，第8段〕

32. 约哈内斯先生（捷克斯洛伐克）：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今年又一次不得不承认，近来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上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尽管作了积极的外交努力，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还是不得不指出，在实施本组织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方面，我们仍然未能取得任何明显的或令人鼓舞的进展。

33. 1979年5月19日的10点协议现在仍然是一纸空文；由于缺乏相互间的理解，两族在态度上仍然存在着分歧。外国军队依然驻扎在岛上，这个国家还存在着事实上的分裂局面；数以万计的塞浦路斯人仍然在受苦受难，成为他们自己国家的难民。

34.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基普里亚努先生今年10月1日在这里所作的发言中阐明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第15次会议〕。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以深切的谅解和同情听取了他对塞浦路斯问题的情况所作的论述和评价。

35. 塞浦路斯人民为维护他们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所作的不懈努力，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真正同情，这方面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不断增长的全面合作。

36. 不论在大会的各届会议上还是在安理会里，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经常积极参加讨论塞浦路斯问题，陈述自己的立场。在我们看来，塞浦路斯问题是一个尖锐的国际问题，它的解决不仅符合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而且对整个东地中海地区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稳定因素，并将有助于在欧洲的这一重要地区加强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中所载的和平共处原则。我们认为，大会和安理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载有公正和最终解决这一问题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因为这些决议规定充分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

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不结盟政策。这些决议还规定必须迅速从岛上撤出外国武装军队，停止对塞浦路斯事务的一切外来干涉。就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国家统一问题来说，联合国的决议不允许对它们作任何模棱两可的解释。

37. 我们仍然认为，能够使这一冲突得到持久政治解决的唯一可靠的途径，是恢复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族之间相互信任和开展富有成果的协作的精神。正如历史所充分显示的，正是只有他们自己将一起生活在他们美丽的岛屿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仍然认为，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继续作出努力，以求达成一项两个民族都能接受的公正和可行的解决办法。

38. 两族间的对话应该建立在双方审慎地尊重对方的利益和权利的基础上。然而，只有参加会谈的双方都为达到维护一个单一的塞浦路斯国、克服外来势力设置在它们道路上的障碍这一共同目标而努力，在联合国这里已谈得很多的这一会谈才能取得现实的、建设性的结果。

39. 在这一点上，我想回忆一下，就在去年，某些外国势力——顺便提一下，它们一度本来有可能使塞浦路斯人民免于隐入悲惨处境——竭力阻止执行联合国决议中所规定的有关解决争端的公认原则。为了达到其军事与政治目的，它们正在力图把那种会使这个岛国变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军事战略基地的决定强加于塞浦路斯。

40. 根据这一情况，我们赞同本组织大多数会员国所表达的观点，这些会员国赞成塞浦路斯总统作出的解除塞浦路斯境内的武装并使其完全非军事化的决定。毫无疑问，使塞浦路斯非军事化将包括撤走全部外国军队，消除那些明显的殖民主义残余——军事基地，这不仅有利于塞浦路斯人民，而且也有利于这一整个地区的人民。非常明显，这样一个提议应该在那些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本必要条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41. 今年，在关于打破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僵局的必要性已经谈得很多的情况下，我们要再次强调指出，由苏联提出并得到塞浦路斯支持的下述著名建议¹

是很适时的，即塞浦路斯问题应该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的一次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上根据联合国决议来审议。我们一向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此种国际会议将有助于寻求公正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法与途径〔同上，第 47 段〕。我们也认真听取了塞浦路斯代表提出的关于应该建立塞浦路斯问题委员会的提议。

42. 最后，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希望本组织现在进行的努力最后能导致迅速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以利于塞浦路斯人民和东地中海地区的安全及国际缓和。我们准备继续竭尽所能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43. 埃拉尔普先生（土耳其）：1954 年在大会第九届会议上首次讨论塞浦路斯问题，今天这个问题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愿望和目的是促使通过两族会谈早日解决这一问题，而解决办法要以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协议和登克塔什——基普里亚努协议范围内的塞浦路斯两族基本的合法权利为基础。事实上，这是在早些时候的一般性辩论中出现的全体一致同意或者接近于全体一致同意的结论。同样，本届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再次表明，联合国秘书长主持下并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两族会谈的进程，得到国际社会的非常重要的典型代表的认可，他们为这是公正、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唯一稳妥可行的办法。

44.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承担斡旋任务的秘书长也多次强调两族会谈在寻求和平解决办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缺少和不可取代的作用。例如，秘书长在他 1978 年 5 月给安理会的报告中就强调了这一点，他说：

“关于程序问题，事实上可能没有别的办法可以用以取代两族代表间的谈判。”⁴

45. 秘书长在他最近给大会的报告中指出：

“要取得塞浦路斯问题的双方都可接受的、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除了进行具体和有效的谈判之外，别无他法。”〔A/34/620 和 Corr.1, 第 33 段〕

46. 根据一般性辩论以及迄今为止大家就塞浦

路斯问题所作的发言中出现的压倒一切的观点来看，可以预期任何决议草案都要首先强调两族的谈判进程及秘书长的斡旋，并且不要包含任何会阻碍秘书长促进两族谈判进程的努力的内容。目前我不得不指出，我们现在收到的那个决议草案远远不能解决国际社会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所表示的基本关切。它的内容中包括塞浦路斯土族一方不是没有派代表参加就是没有发言机会的各种国际论坛所通过的决议和宣言的一部分内容。这项决议草案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今天首先需要的是大会积极鼓励两族在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最高级会议和登克塔什—基普里亚努最高级会议所取得突破的基础上继续前进。那些将导致这一问题国际化的条款使日前这项决议草案变得更加不现实，并将不可避免地对两族的谈判进程产生破坏作用。简言之，这项草案很可能会延迟这一问题的解决，因为它未能承认塞浦路斯问题的所有方面都属于两族会谈的范围。

47. 大会到现在必定熟知我国政府在为公正、持久解决这一问题所作努力中的立场。正如我们在许多场合所说的，土耳其政府毫不动摇地认为，只有通过平等基础上举行的两族谈判，才能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因此，土耳其政府对秘书长的斡旋使命给个无条件的支持。我国政府决心鼓励各方面作出努力，以求根据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四点指导方针⁴和登克塔什—基普里亚努 10 点协议的精神达成一项可行的解决办法。我国政府认为，这些指导方针与协议为在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两族和两区的联邦共和国内的两个民族的基本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奠定了基础。

48. 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为寻求通过两族会谈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作出了坚决的、不屈不挠的努力，我愿借此机会代表我国政府再次向他表示我们的衷心感谢。同时我们也衷心感谢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加林多·波尔先生、副秘书长厄克特和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以及他们的合作者谢里先生、皮科先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在履行各自的职责时表现出的献身精神和胜任工作的能力。如果不说一句对副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表示特别感谢的话，那我们就失职了，因为他为 5 月 18 日和 19 日在尼科西亚举

行的首脑会议的准备工作的卓有成效的贡献，从而再次证明他是一位具有优秀品质和丰富经验以及深刻了解塞浦路斯事务的外交家。

49. 当前关于塞浦路斯的辩论是在象秘书长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该岛仍然处于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安宁状态的时候进行的。此外，在报告所涉及的这个时期内，在寻求通过两族谈判解决问题方面取得了令人高兴的突破。秘书长在给大会的报告中说：

“为通过两族代表间的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努力在一个阶段取得了明显的进展。5 月 19 日尼科西亚高级会晤结束时在我主持下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相当大的进展。”〔同上，第 29 段〕

50. 事实上，在那次会议上，两族的领导人决定恢复两族谈判并为之确立了基础。在 5 月 19 日协议的第 6 点中，两族领导人还同意实行政治停战，他们认为这对于以持续不断的方式进行两族会谈是非常必要的。5 月 19 日协议第 6 点所载的政治停战的概念特别重要，因为它号召两族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危及两族会谈结果的行动，并采取行动促进善意和相互信任。土耳其政府对登克塔什—基普里亚努高级会晤的举行以及由此产生的 10 点协议表示欢迎。

51. 在塞浦路斯争端进入关键阶段，以及人们对随后的事态发展寄予很大希望的时候，完全有必要为利用 1979 年 5 月 19 日在尼科西亚创造的机会而采取富有想象力的紧急行动。根据政治停战的概念，人们认为，两族举行会谈而不是相互指责并在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四点指导方针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的时候已经到来。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尽管塞浦路斯两族领导人都承诺要坚持 5 月 19 日协议第 6 点中的政治停战概念，但是塞浦路斯希族一方并没有停止其恶意的宣传活动，并野心勃勃地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争取通过单方面的决议，蓄意企图使实现和平的努力脱离会谈这一正常的轨道。

52. 正如秘书长报告第 17 段所指出的，这种企图首先出现在正式恢复两族会谈之前一个星期于科伦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的部长级会议上，这是对最近缔结的协议第 6 点的公然违反。塞浦路斯土族和

我国政府立即提请秘书长注意塞浦路斯希族方面在科伦坡采取的主动行动，认为这是表明希族对定于 1979 年 6 月 15 日恢复的两族会谈缺乏兴趣的具体迹象。

53. 在不结盟国家协调局的科伦坡会议之后，塞浦路斯希族在卢萨卡、哈瓦那、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各种会议上开展了阴险的宣传运动，而在这些会议上，既没有塞浦路斯土族的代表参加，也没有给塞浦路斯土族讲话的机会。塞浦路斯希族完全漠视现有指导方针中的基本原则及两族达成的协议，野心勃勃地企图取得单方面的决议。他们对应当是他们谈判伙伴的塞浦路斯土族一方的诬蔑、诽谤之词以及颠倒黑白和歪曲事实的做法，都是他们尖刻的宣传运动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运动的目的在于欺骗国际社会，使它相信土族一方不肯让步，因而必须使土族成为令人不快的决议的牺牲品。

54. 在大会本届会议上我们亲眼所见的是塞浦路斯希族集中的宣传活动在无情地继续。希族领导显然为了掩盖其不光彩的拒不让步的记录，现在正在竭力制造一种假象：由于塞浦路斯土族不肯让步，今年 6 月 15 日开始的 two 族会谈陷于停顿。他们硬说什么土族领导提出了一些继续会谈的先决条件，因而引起会谈中断。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塞浦路斯土族一方真诚地坐在谈判桌旁，对继续进行会谈从未提出任何先决条件。由于塞浦路斯土族一方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基普里亚努先生违背了他的前任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当着秘书长的面所作的关于以四点指导方针为基础的基本概念的承诺，所以塞浦路斯土族一方参加会谈的代表只是要求塞浦路斯希族一方代表确认两区并存概念的有效性和塞浦路斯土族的安全。

55. 尽管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 1977 年 3 月 31 日在维也纳发表的讲话中进一步确认了两区并存这一概念的有效性，⁶ 并且当时的塞浦路斯希族外交部长在 1977 年 8 月 31 日和 1977 年 11 月 7 日分别在安理会⁷ 和联合国大会⁸ 上两次提到了这一点，但是在两族会谈中，希族谈判人员不肯确认两区并存是构成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指导方针基础的概念之一。他也没有提到任何有关塞浦路斯土族安全这一概念。

56. 希族采取这一态度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现在的塞浦路斯希族领导极不愿意提到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四点指导方针，这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了。关于这一点，最新的证据就是：基普里亚努先生于 10 月 1 日〔第 15 次会议〕、罗兰季斯先生在另一天〔第 68 次会议〕所作的冗长发言中都根本没有提到四点指导方针。塞浦路斯希族的《今日报》专栏作家保罗斯·安吉利德斯先生在 1979 年 3 月 2 日发表的文章中用如下词句描述了基普里亚努先生对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协议的这种反感：

“基普里亚努接任不久就使塞浦路斯问题陷于僵局。他不承认马卡里奥斯曾经接受过的任何东西，他放弃了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协议，而没有提出任何可供选择的方针。事实上，他采取了一种完全消极的态度。他拒绝一切东西而又提不出任何建议，即使他提出什么建议的话，在实际行动上他也不给予支持……”

57. 另一方面，如果塞浦路斯希族一方对两族会谈缺乏进展进行喋喋不休的抱怨是真诚的话——他们把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土族一方拒不让步的态度——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断然拒绝秘书长 8 月 23 日提出的、塞浦路斯土族为使两族会谈能够继续进行而接受的一系列建议呢？答案非常简单，那是因为他们对于在大会辩论塞浦路斯问题之前与塞浦路斯土族一方谈判不感兴趣。他们主要关心的是获得一项基普里亚努先生可以利用来为他的国内政治目的服务的大会决议。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塞浦路斯希族一方不仅没有在秘书长 8 月 23 日建议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反而指责塞浦路斯土族一方进行故弄玄虚的表演和别有用心心的活动。

58. 秘书长给大会的报告向我们清楚地介绍了关于双方对 8 月 23 日的建议各自所持立场的情况。秘书长在提到塞浦路斯土族一方接受了他 8 月 23 日提出的建议时说：

“……我认为这是具有建设性的一步。然而，到本届大会开会时，另外一方抵制这一步骤，对这一步骤的动机和时间选择提出了疑问。

另一方面，如果允许这种考虑影响实质性立场的话，那将是令人遗憾的。”〔A/34/620和Corr.1,第31段〕

从秘书长报告中摘录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塞浦路斯希族一方对两族会谈的反感。

59. 塞浦路斯希族政府关于指称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即将宣布独立的备忘录，是塞浦路斯希族集中进行宣传运动的又一典型例子；这个备忘录是1979年8月2日出笼的，已散发给各国政府。事实上，罗兰季斯先生在大会上所作发言的主题也是指称塞浦路斯土族领导人打算对这个岛国实行分治并单方面宣布独立。在我星期四行使答辩权所作的简短发言中，我宣读了前任塞浦路斯希族谈判代表帕巴多普洛斯先生发言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他提到那些谣言，认为它们都是“那个塞浦路斯希族政府及其报刊编造出来的”〔第68次会议，第58段〕。因此，目前我不想进一步详细阐述这一点了。

60. 所有这些事实都清楚地说明，两族会谈并不象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所宣称的那样是由于塞浦路斯土族一方拒不让步而中断的。会谈陷入僵局，其责任完全在塞浦路斯希族一方。他们不仅在行动上违反了5月19日协议中的第6点，而且他们的做法充分证明，他们并没有按照登克塔什-马卡里奥斯最高级会晤所规定的原则和概念行事。他们以损害两族会谈为代价，鼓吹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几乎毁掉了进行富有意义的谈判的机会。

61. 正象基普里亚努先生在10月1日的一般性辩论中和罗兰季斯先生在另一天所做的那样，塞浦路斯希族方面不断声称，过去五年中他们一直想通过谈判寻求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但却遇到了所谓土族顽固态度的阻碍。在驳斥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时，我不想细谈过去五年的事态进展。秘书长的报告中充满着具体的例子，说明塞浦路斯土族一方为尽早在联邦结构的范围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采取的主动步骤和提出的建议。关于这一点，只需提一下下述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1977年和1979年的首脑会晤得以举行，是登克塔什先生采取个人主动行动的结果。

62. 对过去五年的事态发展所作的说明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为了隐瞒其真实意图，竭力在“土族拒不让步”的口号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但是不论他们的宣传多么深入和喧闹，也无助于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掩盖他们不愿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这一事实。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在所有国际论坛上，他们都被当作“塞浦路斯政府”看待；他们不让塞浦路斯土族人获得政府收入和外来援助所带来的利益；他们对塞浦路斯土族实行经济封锁。一方面，塞浦路斯希族经济上繁荣昌盛，而塞浦路斯土族人却在本国同胞加于他们的经济束缚下从事辛苦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认为没有理由进行谈判和达成某种解决办法。

63. 尼古拉斯·盖奇先生1978年4月23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用如下言词描述了塞浦路斯希族的经济繁荣。他在提到1974年的事件时写道：

“最显著的结果……是经济的复兴，它使塞浦路斯希族在受到灾难性的挫折后仅仅四年的时间就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在拉纳卡的匆忙扩建的机场现在能够处理相当于尼科西亚机场两倍的货物，运送的旅客数量同尼科西亚机场一度运送的一样多……。塞浦路斯南部——希族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在1976年和1977年每年都增长了15%。”

64. 下面一段文字是从马丁·沃拉科特发表在1979年6月15日英国日报《卫报》上的一篇社论中摘录下来的，那一天正是两族会谈恢复的日子。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的意图：

赠款、贷款以及外国军费，尽管很少有人承认，但却为有生气的小小的塞浦路斯希族经济提供了相当雄厚的基础。但是由于这些钱中有很多是直接与该岛的分裂有关，所以它们在这种分裂中也创造了既得利益。一位西方外交官说：‘从经济上讲，不需要达成一种确实可能会用尽提供的某些援款的解决办法’。任何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如果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们的政治风险已经很大，因为形形色色的极端分子正在幕后等待着

谴责他们对土族方面的最微小的让步。……在外援的帮助下，分治仍是塞浦路斯希族人取得经济成功的真相……最后，塞浦路斯希族获得援助的更广泛的途径仍是一种武器，这种武器可以用来对付北方并鼓励恢复抵制战略和贷款斗争。”

65. 这段引语简明地解释了为什么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不禁要在损害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方面所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极力保持现状。他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建立联邦的解决方法不仅会牵涉到分享现在完全由他们掌握的权力，而且还会导致与塞浦路斯土族分享他们的经济繁荣。因此，他们选择了他们所谓的“长期斗争”。他们指望土族在塞浦路斯最终崩溃。这当然是一种幻想。

66. 1979 年 9 月 8 日，塞浦路斯希族东正教高级教士、大主教克里索斯托莫斯在基库修道院作了一次布道，布道词第二天刊登在当地塞浦路斯希族的大多数报纸上，这里摘录的几段有关文字足以表明塞浦路斯希族人的最终目的以及他们对两族会谈的态度：

“至于为什么我们同意参加两族会谈，我们可以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证明那些谈判是一场惨败。因此，我们必须不再相信两族谈判会解决问题……”

“只要存在国际论坛，那么随着我们对这些讲坛求助次数的增多，我们支持者的数量也将增加……”

“我们必须进行一场‘生死’斗争。我们必须把每一个地方都变成一座堡垒、一个战场。”

67. 鉴于这些事实，塞浦路斯希族的下述指责就显得确实站不住脚了：举行有意义的谈判的绊脚石是土耳其方面缺乏放弃其分治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的政治意愿。这是企图通过歪曲或掩盖事实来混淆无辜者和罪犯的典型例子。这种虚伪的说法不仅未能掩盖事实真相，而且从寻求一种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的观点来看，也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它使人们严重怀疑塞浦路斯希族面对事实的能力。

68. 我要再次坚定地声明，土耳其没有任何扩张主义的目的，对塞浦路斯也没有实行分治主义政

策。我国政府认为，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唯一可行的方法是这样一种方法：它将保证在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两族和两区共存的联邦共和国内的塞浦路斯两族的基本合法权利。任何其他解决办法既不符合有关各方的利益，也不会有助于实现整个地区的稳定。但是，塞浦路斯希族领导能否明确声明他们不支持“意诺西斯”——即并入希腊——并且废除 1967 年 6 月 26 日塞浦路斯希族众议院通过而且今天仍然有效的“意诺西斯”决议吗？

69. 作为他们宣传运动的一部分，我们经常听到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声称，塞浦路斯问题是随着所谓的 1974 年 7 月 20 日土耳其的“侵略”或者“入侵”而出现的，并且声称在此之前，塞浦路斯的希族人和土族人一直是和平友好相处的。当然，如果期望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承认在 1963 年 12 月 21 日至 1974 年 7 月 20 日期间发生的那些事件，那将是一种奢望，而正是这些事件最终导致土耳其根据保证条约⁹进行了干预。但是，我也没有必要强调塞浦路斯希族领导人不断提到 1974 年 7 月 20 日前希族人与土族人“和平友好”相处时带有一种玩世不恭的口气。

70. 这些话反映出他们对他们所谓的美好过去的向往，即向往 1974 年 7 月 20 日前的日子，当时塞浦路斯希族领导独揽大权，并且以最无情、最不人道的方式行使这种权力。下面一段话是从一本题为《塞浦路斯，无尽的苦难》的书中摘录的，这本书是一位名叫瓦奈齐斯先生的塞浦路斯希族人写的。在我看来，此书客观地描述了 1974 年 7 月之前那段时期土族的态度与行为：

“塞浦路斯人的观点深受宗教和种族差异的影响，这一点加剧了希族人与土族人之间的冲突。塞浦路斯希族人在一心一意追求‘意诺西斯和唯一的意诺西斯’时忽略了这一点，塞浦路斯大多数希族人在为时还不太晚之前，几乎没有认真考虑要与他们同国的公民妥协。很多希族人都不在乎以‘梅盖尔思想’的名义与土族人对抗。”

71. 塞浦路斯希族代表再次强调了实施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决议的必要性。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我们一定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该岛国后来的事

态发展以及两族间达成的协议影响和改变了这些决议的目标。因此，不考虑后来的事态发展就要求全面实施这些决议是不现实的。此外，自这些决议通过以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础在登克塔什和马卡里奥斯四点协议中已有概述，这就为通过两族会谈建立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两族和两区共存的联邦共和国作了准备。

72.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秘书长在他向第三十三届会议提交的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报告中指出：

“我仍然认为，在实现大会决议所阐明的一些目标方面取得巨大进展的关键在于开始一个有效的谈判进程，以期在两族合法利益的基础上公正、和平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¹⁰

在同一报告中，秘书长还指出：

“有关难民返回家园的问题，以及最终解决方案中的其他大家一致同意的要素，在1977年2月12日的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指导方针中都有所涉及。”¹¹

73. 在本届大会上，我们再次听到塞浦路斯希族代表重弹老调，说什么土耳其进行了侵略，土耳其军队占领了该岛的部分领土。关于这一点，我想提到已故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1974年7月19日在安理会上所说的话，这是在1974年7月15日开始的悲惨事件之后说的——并且在这里他提到希腊对塞浦路斯的入侵：

“这次政变并不是在那种可以被认为是塞浦路斯希族内部事务的情况下发生的。很明显这是一次来自外部的入侵，公然侵犯了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

“……

“只要在塞浦路斯有希腊官员，这种入侵就将继续……在塞浦路斯发生的事件并不构成塞浦路斯希族人的内政。塞浦路斯土族人也受到了影响。这次政变是……一次入侵；全体塞浦路斯人民，无论是希族人还是土族人，都蒙受了侵略后果所带来的痛苦。联合国在塞浦路斯驻有维持和

平部队。在发生军事政变的情况下，维持和平部队要发挥作用是不可能的。”¹²

74.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塞浦路斯的独立使之免于因为单方面宣布“意诺西斯”而毁灭并拯救土族不至于灭绝，土耳其才决定行使和履行其条约的权利和义务。正是由于土耳其的合法而又及时的和平行动，塞浦路斯两族才有机会在决不再重复不久前的痛苦经历和永远避免对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不结盟地位构成潜在危险的基础上，重建它们之间的关系。

75. 我要重申，土耳其是遵照保证塞浦路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阻止外来侵略、保护塞浦路斯土族的条约而派军队到这个岛上的。因此，不能把土耳其军队作为占领军来看待。土耳其并不打算将其军队留在该岛，也没有对该岛实行分治的任何打算。土耳其不想从塞浦路斯得到丝毫领土上的好处。就象我们已在许多场合说过的那样，为了努力促成塞浦路斯的和平与安宁，土耳其政府至今已从该岛撤出1.9万名军队，作为表示善意的一种姿态，并且致力于从该岛撤出全部武装力量，但在找到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时经有关各方彼此商定的军队除外。

76. 秘书长在他去年给大会的报告中，提请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塞浦路斯存在希腊的国家军事人员，其数量，“其中包括希腊国民军分遣队……连联合国驻塞部队也不是确切地知道。”¹³

77. 秘书长在他给大会本届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这一方面的情况仍然象他在以前的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关于这一点，他进一步指出：

“由于联合国驻塞部队在这件事情上没有独立的情报来源，所以无法获得在塞浦路斯……的希腊国家军事人员的确切数字。”〔A/34/620和Corr.1, 21段〕

在同一报告中，秘书长得出了下列结论：

“……我认为，恢复两族会谈的可能性将取决于保持它〔这种办法〕的存在，取决于寻求具体谈判的途径……应由有关各方去追求这一进

程，否则将面临现状无限期继续下去的前景。…
…”〔同上，第 32 和第 33 段〕

78. 我国政府完全同意秘书长的估价。然而，对于大会的决议——例如现在提交大会决定的那个决议——是否有助于恢复两族间具体和有效的谈判，我们还有严重的疑虑。只要两族谈判中的一方在没有塞浦路斯土族参加的情况下，在联合国内外继续努力寻求那种完全无视两族间协议与协定基本内容的决议，我们就势必仍然不可能在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方面取得进展。两族会谈的记录十分清楚地表明，在联合国大会开会之前的那个夏季，从来不可能进行认真的谈判。这一事实当然不能用塞浦路斯谈判各方需要在夏季休假这一理由来解释。两族谈判所取得的两次重大突破发生在冬季和春季，正好是早在联合国大会开会之前，这也不仅仅是一种巧合。正是特别根据这一个事实，我们想强调一下秘书长在他最近的报告中所表述的观点：“如果允许这种考虑影响实质性立场，那将是令人遗憾的”〔同上，第 31 段〕。

79. 吉洪诺夫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塞浦路斯问题仍然是引起爱好和平力量严重关切的国际问题之一。

80. 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唯一正确公正的基础是，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的原则，撤走在塞浦路斯的全部外国军队，尊重塞浦路斯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的地位。如果联合国决议得到执行的话，那么大会去年有关塞浦路斯问题讨论的结果就使人有理由对在上述基础上解决这一问题方面取得巨大进展抱有一定的希望。正如联合国大会所了解的，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第 33/15 号决议〕建议安理会在讨论塞浦路斯问题中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建议说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有关决议应该得到贯彻执行。另外还提到有必要为这个进程确定一个时限。联合国秘书长响应大会的紧急呼吁，为恢复两族会谈作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成功，这从他现在提交我们审议的报告〔A/34/620 和 Corr.1〕中就可以看出来。然而，以后不久会谈再次陷于困境。令人遗憾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某些外部集团活动的结果，这些集团再度变得极端活

跃，并急切希望塞浦路斯问题仍不得解决，从而使妨碍其解决的各种困难变得更加复杂。为了阻挠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的决定的实施，将整个塞浦路斯问题转移到联合国范围之外，并试图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范围内寻找一种符合北约组织利益的解决办法，这些集团无所不为。这些集团的活动已导致塞浦路斯继续处于事实上的分治状态，并使一个主权、统一的塞浦路斯国的独立存在继续受到威胁。这些活动意味着这个岛国已经变成北约组织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军事滩头堡。尤其使人惊恐不安的是最近有消息说，存在把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用于与和平利益背道而驰的目的的新计划。

81. 塞浦路斯危机，是对联合国的一个主权会员国内部事务持续进行公开和隐蔽的干涉的结果。塞浦路斯问题仍未解决的这一事实，使得地中海地区的局势更加紧张，并且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

82.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自塞浦路斯危机开始以来，联合国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必须达成一项公正的解决办法上。即使在那里，即在 1974 年，大会以及此后还有安理会分别在 1974 年 11 月 1 日第 3212 (XXIX) 号决议和 1974 年 12 月 13 日第 365 (1974) 号决议中也要求所有国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

83. 在后来的几年中，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问题决议的条款不断得到确认并变得更加具体。这些条款为寻求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提供了基础。这些决定是符合塞浦路斯人民的利益的。它们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意志，而国际社会已经挺身而出，坚定地支持迅速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84. 最近在哈瓦那召开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支持全面执行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那次会议

“……号召所有国家严格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统一和不结盟地位，并要求停止一切对塞浦路斯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以及立即无条件地从塞浦路斯共和国撤出

一切外国武装部队和其它一切军事存在。”
〔A/34/542, 附件, 第一节, 第199段〕

85.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象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一样, 相信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定为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解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现在有必要确保立即一贯地执行那些业已通过的决议。

86. 我们深信, 塞浦路斯问题的国内方面能够象联合国决定所规定的那样在两族会谈中得到解决。能够而且应该在适当考虑希族和土族双方利益的情况下, 和平公正地解决塞浦路斯的内部矛盾。很明显, 只有制止对塞浦路斯内部事务的外来干涉这一违背塞浦路斯人民利益的行径, 才能确保塞浦路斯人自己决定他们国家内部结构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87. 与其他许多在此发言的联合国会员国代表团一道,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团要再次确认, 它支持五年前苏联提出的建议, 即由联合国出面在塞浦路斯召开一次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会议, 这将成为促使塞浦路斯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加强东地中海地区和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基普里亚努先生也表示支持召开这一会议, 他是在10月1日本届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时作此表示的。

88. 象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其他国家一样,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赞成在塞浦路斯共和国独立、主权、领土完整的原则以及尊重塞浦路斯的不结盟政策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们赞成有一个没有外国军队及外国军事基地的非军事化的塞浦路斯。我们希望两族会谈成功, 希望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的各项决定得到执行。

89. 斯泰科夫先生(保加利亚): 令人遗憾的是今年我们不得不再次看到塞浦路斯问题仍未解决, 进行的谈判收效甚微。秘书长方本在报告本组织的工作时发表的意见, 使国际社会对这个问题更感关切。秘书长指出, 这个岛上的现状简直不能令满意, 那儿仍然极不安定, 有继续自行发展的趋势, 而这未必会对以一致同意的方式解决问题起到促进作用〔见A/34/1, 第三节〕。

90. 换句话说, 塞浦路斯仍然是产生紧张局势的温床, 这不仅对东地中海地区, 而且对更大范围的和平都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因此, 该岛的局势值得国际社会和所有真正关心加强世界和平、国际安全及缓和的国家给予关注,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91.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 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希望塞浦路斯问题能迅速以和平和公正的方式加以解决。尤其重要的是, 因为我国的位置离那个紧张局势的温床很近, 所以很显然, 我们不可能对这个温床何时消除和怎样消除的问题漠不关心。

92. 作为一个位于巴尔干中心的国家, 保加利亚奉行的是旨在促进与所有远近邻国的睦邻关系的一贯政策, 以便使巴尔干地区成为一个持久和平、睦邻友好、真诚合作的地区。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 保加利亚十分关心消除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的温床, 因为这本身就是消除爆发新战争的危险、发展和加深缓和以及把它变成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很明显, 如果塞浦路斯局势仍然具有爆炸性, 那么这些符合联合国宪章原则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并以此为基础的目标就一个也不可能充分实现。

93.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对塞浦路斯问题以及解决此问题的方法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在联合国和其它多边及双边讲坛上, 我们反复说明过我们的立场。它反映了一种原则性政策, 这种政策并不服从于一些间接的考虑。正如国务委员会主席托多尔·日夫科夫同志在今年五月的国民议会上所强调的: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一贯支持而且还将继续支持为和平、公正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以便维护塞浦路斯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而作出的一切努力。”

94. 因此, 保加利亚和塞浦路斯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在根据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真诚友好的精神不断发展, 并非仅仅由于时运所致。同样, 保加利亚共和国也真诚地希望我们的邻国希腊和土耳其能够本着相互谅解的精神彼此相处并同塞浦路斯共处。至于我的国家, 我想说明, 我们不仅从未企图从危机中捞到好处, 相反, 我们已经以具体行动

表明了我们的善意，愿意帮助有关各方努力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95. 我们知道，寻求一种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是一个复杂而又困难的过程，但同时我们也相信，只要具备必要的先决条件和环境，它们很可能会保证沿着这条道路迅速取得巨大进展。两族代表的发言已经提供了这样一个基础，而这两个民族曾经本着和平与谅解的精神在一起生活了几个世纪。这些发言证明存在一个共同的目标：建立一个主权、独立和不结盟的塞浦路斯，它的领土完整将受到尊重。

96. 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尤其是大会一致通过、两族都接受并得到安理会第 365 (1974) 号决议认可的大会第 3212(XXIX)号决议，为达到这一目的规定了适当的框架。简言之，公正、和平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双方都能接受的基础的基本要素，是众所周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国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政策，立即从塞浦路斯撤出所有武装部队和外国军事人员，停止对这一岛国内部事务的任何形式的干涉。

97. 但是必须说，还没有看到在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各项决议仍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而该岛的局势仍很紧张，很大一部分居民仍过着艰苦的难民生活，外国军队依然存在。

98. 不过，今年 5 月我们看到了在解决困难方面取得某些进展的一线希望，当时由于我们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的调停，两族代表缔结了 10 点协议。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谈判再次陷于停顿，上述希望又落空了。

99. 在指出阻碍寻求和平解决办法的障碍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一定要特别重视违反不干涉塞浦路斯共和国内政的原则的行为。此外，某些集团似乎要从两族会谈的目前僵局中得到某种好处，并以此作为借口而把问题的解决强行置于大会和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范围之外，这是违反这些决议的原则和条款的。这些企图违背了塞浦路斯人民想要维护该岛屿共和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和不结盟的国家的领土完整的意愿和坚定决心，这难道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100. 我国深信，联合国发挥作用十分重要，而人们已呼吁联合国发挥作用，通过促进和鼓励会谈来有效地解决危机，并从政治上保证塞浦路斯共和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不结盟的国家而自由地存在。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塞浦路斯问题必须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两族间的认真会谈加以政治解决。我们深信，塞浦路斯上族人和塞浦路斯希族人的长久的合法利益比他们之间的暂时分歧要重要得多和大得多。

101. 同时，我们仍然坚信，苏联提出的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会议的建议，非常重要和有用，这一建议得到了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基普里亚努先生的支持。它为解决目前的停滞状态开辟了实际的可能性。这样的一次会议也将毫无疑问地有助于提高联合国的威望。

102. 最后，我要再次表明，保加利亚政府和人民真诚地希望不久就能找到公正而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而且这一办法符合塞浦路斯人民——塞浦路斯希族人和塞浦路斯上族人——的利益，符合这一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利益，符合缓和的目的。

103. 主席：现在我请阿尔及利亚代表介绍决议草案 A / 34 / L.40。

104. 贝贾维先生（阿尔及利亚）：不结盟国家联系小组接受了密切注视塞浦路斯问题的任务，它是由圭亚那、印度、马里、南斯拉夫、斯里兰卡、古巴（作为不结盟国家的现任主席）以及阿尔及利亚组成的。这一小组今年再次提交了一项决议草案，该草案载于文件 A / 34 / L.40 之中。

105. 我们所关注的一直是挑出可能有助于恢复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需的相互信任气氛的一切建设性因素。很遗憾，塞浦路斯问题在东地中海地区已经持续存在了六年，而那一地区的局势早已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感到，塞浦路斯只有实行不结盟政策才能恢复其凝聚力、统一以及领土完整。因此，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塞浦路斯代表的合法要求上，但并不因此而忽视塞浦路斯土族发言人的抱怨。

106. 今年的谈判并不轻松。对于发表这一决议草案，我们好几次失去了信心，因为我们必须解决两族间的冷漠苦处，解决它们之间的对抗、误解和猜疑，这些东西似乎使它们离合成一体的目标越来越远了，而我们确信合成一体是岛上每个居民所渴望的。

107. 我们已经全面研究了这一问题，研究时我们的态度并非是完全中立的，因为在这一具体事例中，严格的中立只能意味着漠不关心。我们对整个塞浦路斯人民决不是漠不关心，他们的独立和不结盟政策必须加以维护。不结盟国家认为，塞浦路斯应该受到保护以免遭受任何外来干涉和外来压力。因此，它们对两族谈判给予真正的重视，认为这是能够结束那种带来不安、沮丧与危险的灾难性局面的唯一途径。为寻求通过两族代表之间的谈判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法所作的努力，最终导致在1979年5月19日在秘书长的主持下缔结了一项协议。但是自那时以来，这种积极进行活动的势头已渐渐消退了。然而，我们仍然相信，通过塞浦路斯两族——土族与希族之间在绝对平等基础上的对话，一定会找到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

108. 为了帮助有关双方克服困难、消除根深蒂固的对抗情绪，必须创造必要的条件，使每一个民族都对自己的现在及未来感到放心，以促成一种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109. 在我们看来，不结盟国家所关心的所有事情都反映在我们的决议草案中。该草案的序言除其中三段外，其余部分都与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上提出并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序言相同。提案国认为，在序言部分第三段中忆及不允许以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在第四段中忆及举行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国际会议的主张，是非常有益的。在序言部分第七段中，提案国对今年5月19日的10点协议表示欢迎。

110. 在执行部分第2段中，我们表示支持那个协议；在执行部分第3段，我们从在哈瓦那召开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政治宣言中获得了鼓舞；在宣言中，这次会议

“重申了塞浦路斯共和国及其人民有权对塞浦路斯的被占领地区及其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行

使充分和有效的主权和控制权，并且号召所有国家支持、帮助塞浦路斯政府行使上述权利”〔A/34/542，附件，第一节，第201段〕。

111. 执行部分第4、5、6、7、8、9各段及第11段是摘自去年通过的第33/15号决议。执行部分第10段对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基普里亚努提出的使塞浦路斯彻底非军事化的建议表示欢迎。

112. 今年，我们不想再次被人指责打开的是“假窗口”，因此，我们避免了去年我们无力对付的一个弱点，即重复。这将表明我们对两族间由于缺少相互信任而造成的鸿沟关心到何种程度。

113. 在执行部分第12段中，请秘书长在1980年3月31日前向大会报告两族代表谈判中所取得的进展。执行部分第13段指出，如果秘书长认为谈判期间，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那么第三十四届大会的主席将被授权指定一个由不超过七个会员国组成的特设委员会。“国家”一词应该加在该段的末尾。特设委员会的作用是：第一，与秘书长保持接触，以促进两族间的谈判圆满结束，这一点在执行部分第14段有所说明；第二，与秘书长进行磋商，以促进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一切有关决议的贯彻执行，这一点在执行部分第15段有所说明。

114. 被要求密切注视塞浦路斯问题的不结盟国家联系小组表示希望，今天提交代表们审议的这项决议草案能得到大会的广泛支持。我们希望塞浦路斯人民能够忘却过去的种种困难，坚定地面向未来；这种未来只有在一个具有一切主权表征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内才能设想，而这些主权的表征要以塞浦路斯全体人民所表达的维护其独立、领土完整及不结盟政策的意愿为基础。

115. 罗亚·库里先生（古巴）：由于我们与塞浦路斯政府和人民之间有着友好的关系，以及他们由于国家的部分领土被外国军队占领而在十多年间一直面临悲惨的局面，所以塞浦路斯问题一直是古巴特别关心的问题。我国代表团象其他许多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代表团一样，积极参加了大会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一切辩论，而塞浦路斯共和国自不结盟运动创立以来一直是它的成员。

116. 古巴坚决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与不结盟地位，这并不是多余的话。在哈瓦那召开的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对这些原则表示了明确的支持。菲德尔·卡斯特罗总统几个星期前，在向大会的发言中回顾这一点时强调指出，该会议重申并扩充了它的表示声援以求实现塞浦路斯人民愿望的决议，而塞浦路斯“这个岛国的部分地区仍在外国军队的占领之下”〔第 31 次会议，第 30 段〕。

117. 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无条件地撤离，停止对塞浦路斯事务的一切外来干涉，毫不迟延地贯彻执行大会 1974 年通过并得到安理会第 365 (1974) 号决议认可的第 3212 (XXIX) 号决议。

118. 我国人民正在经受由于其部分领土被一个北美海军基地占领所带来的痛苦，这种占领是违背他们明确表示的意志和愿望的。所以他们不可能不坚决支持塞浦路斯人民的正义要求。

119. 实际上，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认为必须最严格地尊重任何国家的少数民族的权利，但这绝不可能意味着我们会为了一个民族或另一个民族的利益而宽恕外国的干涉，更谈不上宽恕在外国支持下作出的分治或分离的尝试了。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统一是联合国的基本责任，这一点在大会的决议中占有突出的位置。

120. 作为一项原则问题，我们也不可能把外来侵略与占领的既成事实作为任何权利的来源而接受下来。古巴与其他不结盟国家一道，继续谴责外来侵略与占领都是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行为。我们仍然赞成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通过塞浦路斯土族与塞浦路斯希族在完全平等基础上举行的谈判达成和平的解决办法。

121. 由于这种原因，我国代表团无保留地赞同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对基普里亚斯总统和登克塔什先生在秘书长的主持下代表两族签订的 1979 年 5 月 19 日的 10 点协议表示的支持。

122.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本来希望是很有意义

和富有建设性的谈判又一次陷入停滞状态，未能解决国内局势中的尖锐问题及外国军队的非法留驻问题。秘书长在给大会的报告中，说明了所遇到的困难和目前的僵局。

123. 作为不结盟国家联系小组的一名当然成员——因为古巴是不结盟运动的现任主席——我国代表团不遗余力地帮助起草了一项决议案〔A/34/L.40〕，这一决议案将使秘书长和冲突双方能够进一步推动为恢复谈判和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努力。我们认为，这一决议草案应该带来这样的结果。

124. 考虑到这一目标，我们支持设立一个由不超过七个会员国组成的特设委员会。如果定于 1980 年 1 月举行的谈判不能取得任何进展的话，这一委员会就可以与秘书长进行合作，以促使恢复两族代表之间的谈判并使之圆满结束。

125. 我国代表团表示全力支持联合国秘书长为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而在执行的重要任务。

126. 古巴将坚持不懈地努力帮助维护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以便能够早些而不是晚些——引用外交部长尼克斯·罗兰季斯的话来说——“在自由和统一的塞浦路斯和平的大地和山岗上”建立起它的繁荣〔第 68 次会议，第 38 段〕。

副主席古里诺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行主席职务。

127. 菲利伊·法布伊先生（塞拉利昂）：塞拉利昂代表团在去年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辩论塞浦路斯问题期间发言时〔第 49 次会议〕，除了别的以外曾经表示希望，到今年的这个时候土族与希族的谈判代表能取得协商一致，塞浦路斯问题能真正很好地走上公正持久解决的道路。我国代表团正是本着这种乐观的精神支持了大会 1978 年 11 月 9 日的第 33/15 号决议，并祝愿秘书长很好地进行斡旋，以便促成一项符合大会和安理会在这里就这一问题通过的许多决议的解决办法。

128. 我国代表团曾经设想一种首先以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为基础的解决办法，该决议是 1974 年 11 月 1 日一致通过的，希腊和土耳其代表都投了赞成票。该决议意味深长而又中肯地要求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它还敦促所有外国武装部队迅速从塞浦路斯共和国撤出，停止对其事务的一切外来干涉，并使所有难民安全返回家园。大家无疑还记得，大会在去年 11 月通过的第 33/15 号决议中，特别回顾了 1974 年通过的第 3212 (XXIX) 号决议，并对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深表遗憾。该决议更进一步建议安理会“必要时”采取“一切适当而又可行的措施”，以确保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得到贯彻执行。

129. 我国代表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直注视着秘书长为恢复两族会谈而在这一年作出的辛勤努力。实际上，我们细心研究了秘书长的报告 [A/34/620 和 Corr.1]，报告详细介绍了他为使双方走到一起商谈解决办法所作的努力。我们特别注意到他在报告中所发表的意见。秘书长说：

“为寻求通过双方代表的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所作的努力，有一个时候取得了明显的进展。5 月 19 日在尼科西亚举行的高级会晤结束时在我主持下达成的协议，就是一个相当大的进展。然而，这次机会象以前其他很多机会一样没有被充分抓住，在维持已经出现的势头方面遇到了巨大的困难。” [同上，第 29 段]

130. 塞拉利昂代表团怀着越来越大的沮丧和失望心情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取得的进展和 5 月 19 日协议所产生的势头并没有维持下去。众所周知，在紧张的外交活动和磋商之后，秘书长亲自安排了 1979 年 5 月 18 日在尼科西亚举行的高级会晤；经过双方深入细致的谈判，这一会晤于 5 月 19 日就一项 10 点公报达成了协议。那项公报陈述了恢复会谈的一致同意的基础、优先事项与程序。

131. 公报的第一点说，两族会谈将于 1979 年 6 月 15 日恢复，于是会谈就这样恢复了。然而，我们发现，参加会谈的一方或另一方代表不仅没有抓住要害，研究问题的实质，反而提出一些初步的问题，

并提出先决条件，似乎是打算使会谈永远无法开始进行。例如，我们从秘书长的报告中得知，塞浦路斯土族谈判代表于米特·苏莱曼·奥南先生坚持认为，首先应该讨论的是公报的第 2 点，尽管第 5 点很明确地指出：

“将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优先就瓦罗沙的人员重新安置问题达成协议，并且与此同时双方谈判人员将开始讨论一项全面解决办法中的宪法和领土方面的问题” [同上，附件五，第 5 段]。

132. 另外，作为一个初步的问题，塞浦路斯土族谈判代表要塞浦路斯希族谈判代表承认，除了公布的 1977 年 2 月 12 日马卡里奥斯-登克塔什指导方针的文本之外，该协议还包括两区并存的概念和塞浦路斯土族安全的概念。在塞拉利昂代表团看来，这些据称是初步的旨在阻挠会谈取得任何进展，意在造成而且的确造成了僵局，所以 6 月 22 日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在征求这两位谈判代表的意见之后，别无选择，只能宣布会谈中止。由于各种原因，会谈至今仍未恢复。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秘书长对形势的估价。秘书长说：

“虽然我不愿怀疑象两区并存和安全那样一些问题的重要性，但当时我就感到情况很明显——并且此后已为事实所证实——对这些问题进行抽象的辩论是必定毫无结果的。” [A/34/620 和 Corr.1，第 30 段]

133. 我国代表团深信，如果参加谈判的一方或另一方继续违背 5 月 19 日协议中所载明的承诺，谈判就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我们强烈感到，协议说将予优先考虑的那些问题，必须得到优先考虑。谈判各方都同意这一点；现在他们不能违背他们的协议。我们认为，正象各方所同意的那样，必须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优先就瓦罗沙的重新安置问题达成协议。

134. 在这个时候，我必须声明，我国代表团不同意象塞浦路斯土族人所声称的那样，说什么在国际论坛上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是违反 5 月 19 日协议第 6 点的，而协议第 6 点规定：“双方同意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危及会谈结果的行动……” [同上，附件五，第 6 段]。的确，如果（比如说提出）在联合国这一国际

论坛上讨论塞浦路斯问题可能会危及会谈结果的说法，那将是荒谬的，如果不是更糟的话。无论如何，一个人不应该害怕或后悔将自己的理由公诸于整个世界，如果他有很好的、公正的、合乎道德的理由而经得起最彻底的检查的话。如果一个人有什么虚假的理由或者有什么东西要隐瞒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135. 塞拉利昂代表团全力支持秘书长为恢复两族谈判而进行斡旋。我们无保留地赞同秘书长对会谈目前情况的理解——会谈讨论的是四个问题——并期待着至迟于 1980 年 1 月在 10 点公报的基础上再次召集双方会谈。

136. 现在谈谈难民问题和外国占领军撤出塞浦路斯领土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再次要求迅速执行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议。我们失望地注意到，在大约 20 万塞浦路斯希族难民继续生活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也就是说，被迫离开北方向南方迁移——的同时大量移民被带入北方定居，结果塞浦路斯土族人口据称已经从 1974 年的 12 万膨胀到了 1978 年的 15 万。有人说这是为了改变该岛的人口结构而故意实行的政策；考虑到塞浦路斯近年的历史，这种说法是很难驳倒的。

137. 尤其令我国代表团感到不快的是，那些来自北方而正在南方上中学的塞浦路斯希族学童 1979 年无法到北方的卡帕斯地区探望自己的亲属。在 1978 年夏季这种探望还是允许的，但是现在塞浦路斯土族当局却坚持说这些孩子应在它所称的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政府颁发的入境申请表上签字。

138. 尽管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为打破这一僵局作了紧张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但僵局仍然存在。我国代表团基于人道主义理由并考虑到利用目前的善意的时机，提出应该允许那些孩子按照 1978 年夏季的办法到北方去探望他们的父母。

139. 我们要重申我们的立场：根据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应该给予所有难民返回家园的选择权。如果他们决定不行使这种权利，就应该对他们被夺去的土地和其他财产给予足够的赔偿费。在做到这一点之前，联合国决议中有关难民的条款将显然保持其适用性，塞浦路斯土族方面也不能单方面说联

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中的某些条款显然已不再适用了。

140. 最后，我们要赞扬联合国驻塞部队在塞浦路斯所做的和继续在做的出色工作。在过去的 12 个月里，“没有发生射击或向前推进等违反停火规定的严重事件”，¹⁴ 这一事实本身就有力地证明了这支部队的维持和平行动是有效的和成功的。

141. 在我们向那些官兵致敬的同时，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支部队在该岛已经 15 年了，那些自愿为维持这支部队作出贡献的国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实际上，秘书长在他 1979 年 5 月 31 日的报告中指出，这支部队的经费目前亏空 6480 万美元。¹⁵ 很明显，这是塞浦路斯问题应该不再延迟地解决的又一个理由。

142.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要向我们不屈不挠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为保证联合国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的实施以便按照联合国宪章公正解决这一问题而作出的不懈努力。在这方面，我还必须对秘书长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赞赏，他为谋求在塞浦路斯希族与塞浦路斯土族谈判代表之间取得协商一致作了持续不断的努力。虽然有过去的经历，但是让我再次代表塞拉利昂代表团表示希望，到明年这个时候，塞浦路斯问题将已经得到真正和很好的解决。

143. 莱恩先生（联合王国）：在这场辩论的早些时候，爱尔兰共和国代表团代表欧洲共同体九个成员国发了言〔第 71 次会议〕。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这个发言。但是，由于联合王国与塞浦路斯有着一个多世纪的密切联系，我想作一简短发言以强调我国政府对早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重视。

144. 1963 年 12 月的危机距今已将近 16 年了，1974 年 7 月的危机距今也有五年多了。然而，尽管秘书长作出了努力，但是我们似乎并没有更接近于解决那个被分裂的岛国的问题。我们热烈欢迎 5 月 18 日到 19 日在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先生主持下于尼科西亚举行的高级会晤中所达成的协议，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秘书长的技巧和政治家风度。然而，两族会谈在恢复不久就于 6 月休会了，导致休会的种种困难至今仍未克服。秘书长的报告〔A/34/620

和 *Corr. I*] 明确表明,这并不是由于瓦尔德海姆先生、秘书处或秘书长在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没有作出努力或缺乏智慧所致;对所有这些人我都要表示敬意。

145. 我国代表团要重申爱尔兰代表提出的下述要求:根据秘书长提出的并在其报告中概述的建议,在双方已经同意的指导方针的基础上早日恢复两族会谈。我们还敦促双方全面遵守在5月的高级会晤中达成的10点协议,包括其中的第6点,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塞浦路斯两族间的直接谈判。正是它们将不得不达成一种解决办法;正是它们将不得不接受那种解决办法。除了进行两族会谈,别无办法。我们不乏体制机构;我们不必对那些有责任进行两族会谈的人进行人身攻击。现在需要通过谈判达成解决办法的政治意愿,而这种解决办法要保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领土完整、独立与主权。

146. 早就应该并且迫切需要达成这种解决办法了。时间并不在任何一方。问题拖延的时间越久,两族的分歧就会越大,他们之间的怨恨就会越深。塞浦路斯新的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在这代人中,两族人彼此几乎没有或者根本没有任何接触。而且,只要塞浦路斯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就会阻碍该地区的稳定和该地区各国间的良好关系——英国与这些国家有着悠久的友好联系——并且会给联合国的财力带来持续不断的沉重负担。

147. 最后,我表示赞同在欧洲共同体九个成员国的发言中对联合国驻塞部队表示的赞赏。

148. 雷东多·戈麦斯先生(哥斯达黎加):我国代表团赞同这次辩论中其他代表团对秘书长表示的赞赏,他们强调指出,自从塞浦路斯问题转而朝着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方向发展以来,联合国秘书长一直在进行耐心和有力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还高兴地注意到,由于秘书长的斡旋,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如果要使塞浦路斯在双方具有建设性的和互相容忍的对话之后恢复和平,如果要消除两个兄弟民族之间发生新冲突的阴影,就需要创造一些条件,而现在这些条件已一点点地创造出来。

149. 尽管所取得的进展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

样令人鼓舞,尤其是考虑到1965年以来已经过去的时间以及为寻求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所作的重大努力就更是如此,但我国代表团仍然没有丧失这样的希望,即在秘书长高效率的主持下,当塞浦路斯两族注意理性的呼声时,它们将会恢复和睦,而在这个以一个单一的民族为标志的国家摆脱联合王国而独立之前,和睦是该国生活的特点。

150.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的并且正如大会所知道的那样得到安理会的许多决议认可与加强的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中所确定的并在大会1978年11月9日第33/15号决议中加以重申的条件不仅继续有效,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要使塞浦路斯恢复和平与和睦的话。

151. 和平就是实行正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没有正义,和平只能是昙花一现,就缺少真正的基础,并且很容易一有机会就导致爆发暴力行动。毫无疑问,如果要使塞浦路斯恢复和平,那个兄弟国家就必须恢复对其整个领土的主权。占领该国很大一部分地区的军队,不管他们进驻的原因是什么,都必须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必须保证塞浦路斯土族行使其权利,这一点是我们自1965年对第一次就此问题发言¹⁶以来一直坚持的。

152. 另一方面,当我们考虑到现实情况时,我们确实会认识到,解决塞浦路斯局势的唯一公正和真正的办法是在塞浦路斯两族代表之间进行谈判,而谈判的效果用如何则取决于有关双方是否准备以必要的灵活性行事。安理会1978年6月16日第430(1978)号决议的内容在这一点上是最中肯不过的了。

153. 我国代表团认为难以理解的是,一方面,科技成就已经证明,在解决最复杂的物质问题方面不存在任何人类克服不了的障碍,可是另一方面,人类却未能找到一条通向和平的道路,而从人道主义观点来看,这条通向和平的道路是所有道路中最平坦、最美的道路:超越人的短暂野心而实行正义。

154. 由于我们认为决议草案A/34/L.40反映了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感情,也符合这个发言中所表明思想,所以哥斯达黎加代表团非常高兴地成为这项决议草案的提案者。

155. 最后，我国代表团，同许多其他代表团一样希望，卷入这场痛苦争论的双方能尽快恢复已经中断的对话，并在秘书长公正而巧妙的指导下同时考虑到两族的愿望，以便使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在塞浦路斯这个世界文化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国家和的美丽大地上。

156. 多尔基先生（不丹）：现在我们又一次在此讨论塞浦路斯问题，这一问题似乎将变成联合国大会要长期辩论的又一问题。这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还没有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找到公正的解决办法。

157. 26 年前，塞浦路斯第一次成为联合国注意的焦点，当时塞浦路斯的公民正在为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而进行斗争。后来该国愉快地取得了的独立，但是作为一个受内部纷争外国统治危险威胁的国家，塞浦路斯再次成为国际社会担心的对象。自从 1974 年外国军队侵入塞浦路斯的主权领土这个事件发生以来，我们每年都举行一次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并且每年都以通过一项决议而结束，最近的一项决议便是大会第 33/15 号决议。

158. 大会的第一个决议——1974 年的第 3212 (XXIX) 号决议——要求尊重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它敦促迅速从塞浦路斯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军事人员，要求外国不干涉塞浦路斯的事务。该决议还提出应使所有难民安全返回家园，并呼吁交战双方，即塞浦路斯希族和塞浦路斯土族，进行谈判，以期达成一项彼此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这项决议不仅得到大会的一致通过，而且有关各方也表示同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已经了解决问题的基础。然而，尽管有所有这些有价值的决议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却未能实施它们的条款并成功地把这一项目从我们每年的议程中去掉。

159. 安理会也积极地参与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安理会第 365 (1974) 号决议认可并加强了大会第 3212 (XXIX) 号决议，并且安理会还通过了其他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一问题不仅对塞浦路斯本身而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都有危险的影响，因此自然属于安理会非常关注的问题之列。

160. 安理会就这个问题采取的重大行动之一就是塞浦路斯驻扎联合国驻塞部队，而首先授权采取这一行动的是安理会早在 1964 年通过的第 186 (1964) 号决议。安理会 1979 年 6 月在第 451 (1979) 号决议中认为该部队驻在这一动乱地区十分重要，因而再次将该部队驻扎的时间延长六个月，到 1979 年 12 月 15 日结束。

161. 我们要赞扬联合国驻塞部队的工作，它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以确保该国摆脱暴力分子之间发生无限制的流血事件的局面，使塞浦路斯公民能够过上一定程度的正常生活。但是，更重要的是取得问题的最终解决，在这方面我们在联合国内已赋予秘书长一项特别的责任。

162. 在联合国论坛之外，塞浦路斯问题也是一个引起争论和苦恼的问题。塞浦路斯不仅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成员国之一，而且也是不结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此，在 1978 年 7 月 25 日至 30 日于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部长级会议期间那个国家的苦难引起相当的重视就不足为奇了。该会议的最后宣言¹⁷对外国军队占领那个国家的部分地区表示痛惜。这项宣言对该岛国表示声援和支持，并要求立即执行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今年，在哈瓦那举行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对这一宣言表示支持，并要求尊重塞浦路斯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见 A/34/542，附件，第一节，第 197-205 段〕。

163. 塞浦路斯目前的局势仍然没有什么变化。外国军队仍然占领其部分领土；难民问题继续造成伤亡，使许多塞浦路斯人无家可归和享受不到人权；该岛事实上的分治局面危及该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两族变得越来越严重地相互敌对。毫无疑问，外国军队的继续存在正在加深塞浦路斯希族和塞浦路斯土族之间的仇恨并使之长久存在下去，这就使他们和解与相互合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164. 塞浦路斯领导人已经表示，他们的愿望是通过和平手段使该国全体公民过上有秩序和幸福的生活。这的确是值得称赞的，也是符合联合国理想的，但是迄今为止所作的努力似乎都毫无结果。两族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已经进行了好几轮，但不幸的是，我们

看到会谈所产生的势头与乐观情绪已成为虚幻的东西。顺利解决这一问题所必不可少的两族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仍然远远没有实现。因此，联合国的作用是不能取消的。

165. 在大会上我们要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和他的那位能干的代表，他们一直在为完成我们赋予他们的责任而不遗余力地工作。

166. 去年12月，秘书长就某些具体建议与塞浦路斯外交部长进行了磋商，这些建议是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基础并帮助恢复两族会谈而提出的。根据这些磋商的结果，一些暂时的工作文件提交给了有关各方。但是，尽管进行了紧张的努力，双方在好几个重要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严重分歧。经过进一步的努力终于在今年5月18日至19日在秘书长亲自主持下举行了双边高级会晤。这次会晤最后发表了10点公报。在我们看来，这似乎是一次重大的突破。只要有双方继续会谈，就有找到解决问题办法的可能性。

167. 然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会谈不幸中止了，而且如果不以中立与善意的态度给予引导，就不能指望两族间已经加深的猜疑与敌对情绪会消除。正是在这一点上，联合国的决议及其公正和明智的规定必须发挥作用。谈判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在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并且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进行。

168. 在秘书长的主持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问题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同时也是塞浦路斯保持其不结盟地位及其主权和领土独立的最大希望所在。

169. 秘书长在他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说，安宁的地点出现一个令人鼓舞的特点，“双方的实质性立场在某些方面的分歧已经不象初看起来那么大了”，¹⁸ 这是这个动乱国家中出现的一个令人鼓舞的情况。

170. 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好象并不总是不和的。他们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曾经设法在多年间和睦相处。1930年10月30日在安卡拉签订的关于友好、中立、和解和仲裁的希-土友好条约¹⁹以及三年后于1933年9月14日签订的真诚友好公约²⁰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正式证据。

171.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在塞浦路斯存在一

种宽容共处的气氛。那么为什么这种气氛就不能继续下去——为什么就不能把过去这些年发生的事件当作不幸的插曲而从记忆中抹掉呢？

172.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共同创始国，塞浦路斯无疑需要并且也应该得到不结盟国家的全力支持。作为这同一运动的成员，作为同是发展中的一个小国，作为这个超越一切并把所有国家连在一起的国际社会的一员，我国代表团支持大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以求最终顺利结束塞浦路斯的悲剧。因此，我国代表团将支持阿尔及利亚代表在这次会议上以令人信服的方式介绍的载于文件A/23/L.40中的决议草案。

下午1时10分散会。

¹ 这次会议的最后文件于1975年8月1日在赫尔辛基签署。

²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届特别会议，全体会议》，第2次会议，第145段。

³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年，1974年7月，8月和9月份补编》，文件S/11465。

⁴ 同上，《第三十二年，1978年4月、5月和6月份补编》，文件S/12723。

⁵ 同上，《第三十二年，1977年4月、5月和6月份补编》，文件S/12323，第5段。

⁶ 同上，文件S/12323，附件一。

⁷ 同上，《第三十二年》，第2026次会议。

⁸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全体会议》，第60次会议，第13段。

⁹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希腊、土耳其和塞浦路斯1960年8月16日在尼科西亚签订（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82卷，第5475号）。

¹⁰ 见文件A/33/348，第23段。

¹¹ 同上，第20段。

¹²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年》，第1780次会议。

¹³ 见文件A/33/348，第15段。

¹⁴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四年，1979 年 4 月、5 月和 6 月份补编》，文件 S/13369，第 59 段。

¹⁵ 同上，第 66 段。

¹⁶ 这一发言的摘要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第 1411 次会议，第 20-24 段。

¹⁷ 见文件 A/33/206。

¹⁸ 见文件 A/33/348，第 20 段。

¹⁹ 国际联盟：《条约集》，第一百二十五卷，第 2841

号。

²⁰ 同上，第一百五十六卷，第 3600 号。